

江湖傳奇 4-1 八角樓

●文／朱羽●圖／李林

一群男女，有老有少突然湧入牛角鎮，他們勁裝疾服，暗帶兵刃，來到了群英客棧，每個人都在打探八角樓在那裡？



樓在何處

(一)

英客棧的掌櫃何東齊發現了一件怪事，近半個月來，老是有投店的客人向他打聽「八角樓」。他是在牛角鎮根生土長的，而且這家客棧從他祖父手裡流傳下來也有四、五十年。自他曉事算起，也有三十個年頭，就從來不曾聽說過「八角樓」這三個字。他反問客人：這究竟是個地名，還是一幢樓宇的名稱，或者是一座寺廟、古蹟，向他詢問的客人却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開始，何東齊還沒有留意這個現象，逐漸，他感到有些不尋常了；這些打探「八角樓」的人雖然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們年齡各異，來的地方也是天南地北，但他們却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幾乎都是勁裝疾服，暗帶兵刃的道上人物。即使有幾個深藏不露的，以何東齊閱人甚多的銳利觀察力，仍不難發現他們的眉宇間暗蓄煞氣。

牛角鎮是冀西靠近長城邊的山區小鎮，民風敦厚，生活寧靜，只因為有一條從保定府通往太原府的捷徑經過這裡，才為這裡的客棧酒館帶來一筆小小的財富。太原府是錢莊業的總樞，這裡有時候可見到武裝押運的銀車，但是從來不曾發生過事故。「老西兒」的銀子是動不得的。

何東齊的日子是過得很舒坦的，但是近半個月來他却心緒不寧了，那些向他打探「八角樓」的人一旦住下之後就沒有離去，愈聚愈多，算一算已經二十幾個了，再過個三五天，他這家客棧就要爆滿了。照說，他應該大樂特樂，相反地，他的眉頭却愈皺愈緊。鎮上還有另外兩家客棧，住客也全都是在打聽「八角樓」的人。加起來有五、六十人之多，何東齊心裡在暗暗嘀咕：看來，牛角鎮的寧靜要被破壞了。

這一天把午剛過，又來了好幾個客人，一進門就打聽「八角樓」，何東齊除了搖頭之外啥話也不願意說。客人投了店，剩下最後一間上房。在夕陽將墜之際，又住進來一位貌相標致的姑娘。這可好！何東齊再也不用站在店門口迎接新到的客人了。

這位姑娘約莫二十出頭，穿了一身翠綠掛褲，個頭兒挺高，見人就笑，露出一口整齊雪白的牙齒。她在號簿上寫下了「羅翠英」龍飛鳳舞般的三個字。嘩啦嘩啦扔出十塊大洋押櫃。她沒有牲口，是走著來的。多青綠軟緞的鞋面却不沾半點灰塵。

店小二將這位羅姑娘引進最後一間上房之後，立刻走出來向何東齊擠擠眼皮子，悄聲說：「掌櫃的！那位羅姑娘請您進去一趟。」

何東齊不用再皺眉頭了，因為他的眉頭就從來沒舒展過。他心裏想：八成又是打探什麼「八角樓」！他煩透了。

沒想到，這位羅姑娘壓根兒就沒提到什麼樓。她虛掩上房門，笑著說：「掌櫃的，把個商量，把櫃上的號簿

借給我瞧一瞧！」

何東齊楞住了，這位姑娘要號簿幹啥？那是保安隊規定的例行公事，投店的人都要留名掛號。保安隊駐紮在縣城，距離牛角鎮四十里地，他們從來就沒有來查個號子。

「掌櫃的！不瞞您說，」羅翠英輕蹙眉尖，令人憐惜。我爹生前在外頭混過，難免會得罪人。我只想知道有那些人住在店裡，如果有那些以前跟我爹有過節的，我就得當心點！」

這就教何東齊無法拒絕了！何況，羅翠英那副楚楚堪憐的模樣兒也教人無法拒絕。他立刻去將號簿拿來，還熱心地把那些如今還住在店裡的人一一指點出來。

看完了一長串的名字之後，羅翠英吁了一口長氣：「掌櫃的，您人真好，住在您這兒我安心多了，以後還要您多多照顧。」

這種話聽在何人的耳中都是受用的，何東齊自然樂了。他笑著說：「年輕輕的姑娘家出門在外實在不方便，姑娘有什麼事儘管吩咐好了！」

(二)

儘管住在羣英客棧中的客人全是打聽「八角樓」的人，他們卻從不來往，也不交談。這種現象使得何東齊深以為奇，深深不安，却也有好處：店堂裡、廂房中，總是安安靜靜的，入夜之後，更是聽不到吵鬧之聲。店已客滿，不需要倚門候客，才二更天，門板就合上了。客人似乎全已入睡，東西二廂寧靜無聲。這時，住在西廂上房中的一個年輕男客這時却走了出來，跨過庭園，來到了東廂最後一間上房，只用一根食指輕輕一點，房門就開了。

房內有燈，燈前有人，就是羅翠英。看她的神色，這個年輕的男人顯然是她所要等待的。

「妳晚到了一天。」那個年輕男人低聲說著，同時掩上了房門。

「路上有點事，耽擱了。」羅翠英並沒有站起來，她指指身邊另一張椅子，示意那個年輕男人坐下。他並沒有坐下，仍是站在進門處，一隻手還是扶著門板，似乎準備隨時離去。

「鎮上來了六十三個客人，連你我在內，全是打聽「八角樓」的。」他的聲音仍是那樣沉穩低沉，這顯示出他的年齡雖輕，却相當穩練。

「另外兩家客棧用不著你操心，」羅翠英的口氣頗有主人的味道。「我只要你留意住在「羣英」的人，其中有沒有「正泰」字號的人。」

「小英，」這年輕男人說起話來也是老氣橫秋的他，又不像是羅翠英的下人。「妳口說容易，我做起來却難。」「正泰」是晚清光緒年間的老字號，民國建立之後，鏢局早就撤銷了，相隔十幾二十年，妳教我如何去看？」

「那你跑到這兒來幹什麼？」羅翠英那張溫柔的面孔此刻變得異常嚴峻。「難道你是來看風景、遊長城的嗎？」

「小英！」年輕男人的氣勢弱了下去，在身分地位上他顯然矮了一截。「別發火，慢慢來，反正這些人一天半日也不會走。」

「我有耐性也沒那種閒工夫，明兒我再給你一天的時間，有沒有『正泰』的人一定要給我弄清楚，如果有，就要弄明白那個人是誰。回房睡去吧！」

年輕男人一聲不吭地就走了。他出入這位羅姑娘的廂房却何東齊在暗中瞧見了。他對這個年輕男人的印象最深刻：因為這位男客在眾多旅客中來得最早，也住得最久。他記得很清楚，這位客人名叫秦中客，聽口音好像是「老西兒」。

何東齊不禁暗暗納悶，秦中客和羅翠英是什麼關係呢？他為什麼在深夜半夜摸到羅翠英的房裡去呢？這些疑問何東齊當然是一時解不開的。不過，從此刻起，他對羅翠英已經另眼相看了。

(三)

翌日，羅翠英起得很晚，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才把她驚醒過來。昨夜，她是和衣而臥的，只是對鏡整理了一下頭髮，她就打開了房門。

是掌櫃的何東齊，慌慌張張的，兩排牙齒還在打戰。

「怎麼了？掌櫃的！」

「不得了啦！羅姑娘！出了漏子啦！你的朋友——也就是昨晚到你房裡來的那位秦少爺，被人捅啦！」

羅翠英兩眼死冷冷地盯在何東齊的臉上，半晌才出了聲：「傷得重嗎？」

「早就斷氣了，身子冷冰冰的，八成是半夜出的事。」

「已經嚷開了嗎？」

「羅姑娘，如今只有小二跟我知道。不瞞您說，昨兒夜裡我湊巧看見秦少爺打妳房裡走出去，猜想他可能是您的朋友，所以連忙來告訴妳。」

「先別張揚，帶我去瞧瞧！」

秦中客是面向裡睡著的時候被人用利刀挑斷了喉管，一床都是血，血液早就凝固了。羅翠英緊握著嘴唇，仔細地觀察，兇手的刀法很俐落，手法也很俐落，她看不出兇手是怎麼進屋裡來的，死者絕不可能開著門睡覺。何東齊已經把首先發現的店小二找了來，等著羅翠英問話。

「當時，門是開著的嗎？」羅翠英提出了第一個問題。

「秦少爺一向都起得很早，今兒我覺得有些怪，沒見他去店堂吃朝食，就來瞧瞧。」店小二猶有餘悸，面色發白，不過說起話來倒還口齒伶俐。「門是虛掩著的，我一推門就看見了血，嚇了我一跳——」

「以往店裡發生過這種事嗎？」第二個問題羅翠英是向何東齊提出的。

「羅姑娘，小號從來也沒發生過這種事啊！」

「你打算怎麼辦？」

「立刻派人到縣裡去報案，請保安隊來勘驗，也請保安隊查緝兇手。」

「掌櫃的？」羅翠英冷冷地說：「我可不是存心嚇唬你，如果你打算報案，你跟小二都有麻煩……聽著：照我的吩咐去作：不許報案，不許張揚，立刻將房門鎖起來。等到今晚夜深人靜之後，你和小二把屍首弄出店去，不管你們如何弄法，這件事除了你我之外，如果再有第四個人知道，你們的麻煩會更大……跟我到房裡去一趟，我給你們五十塊現大洋，給秦少爺買一副棺材，有多餘的你們留著。」

何東齊出了一身冷汗，他想回絕，而他張不了口。他一直就心會出事，果真出了事，而且還莫名其妙地把自已給牽扯上了。

現在，何東齊對羅翠英更加刮目相看了。這小妮子冷靜得出奇。一個二十冒頭的大姑娘能有這份鎮定功夫可真不簡單。她給了何東齊一封大洋，然後鎖上房門來到了店堂。

店堂裡有十多個人，分佔了五六副座頭。羅翠英並不想白化精神在這些人當中去搜尋到底誰是殺害秦中客的兇手。她的目光一瞟，就在一個單身的中年婦人面前坐了下來。

「搭個座兒！」羅翠英笑著打招呼。

那中年婦人微微一欠身子，其實，她的面目姣好，一絲皺紋也沒有，說她是中年婦人是根據她的髮型和穿著來判斷的。

「我們以前在那兒見過。」羅翠英在找話說。

「是嗎？」婦人的神情很沉穩，毫無驚訝的表情。

「我想起來了，是在保定府。」羅翠英的聲音透露著幾許興奮。「東門大街有一家『奇珍行』，專賣珠頭首飾，妳是奇珍行的內掌櫃。」

中年婦人黑白分明的眸子閃動了一下，她還是那樣沈穩，嘴角似笑非笑地牽動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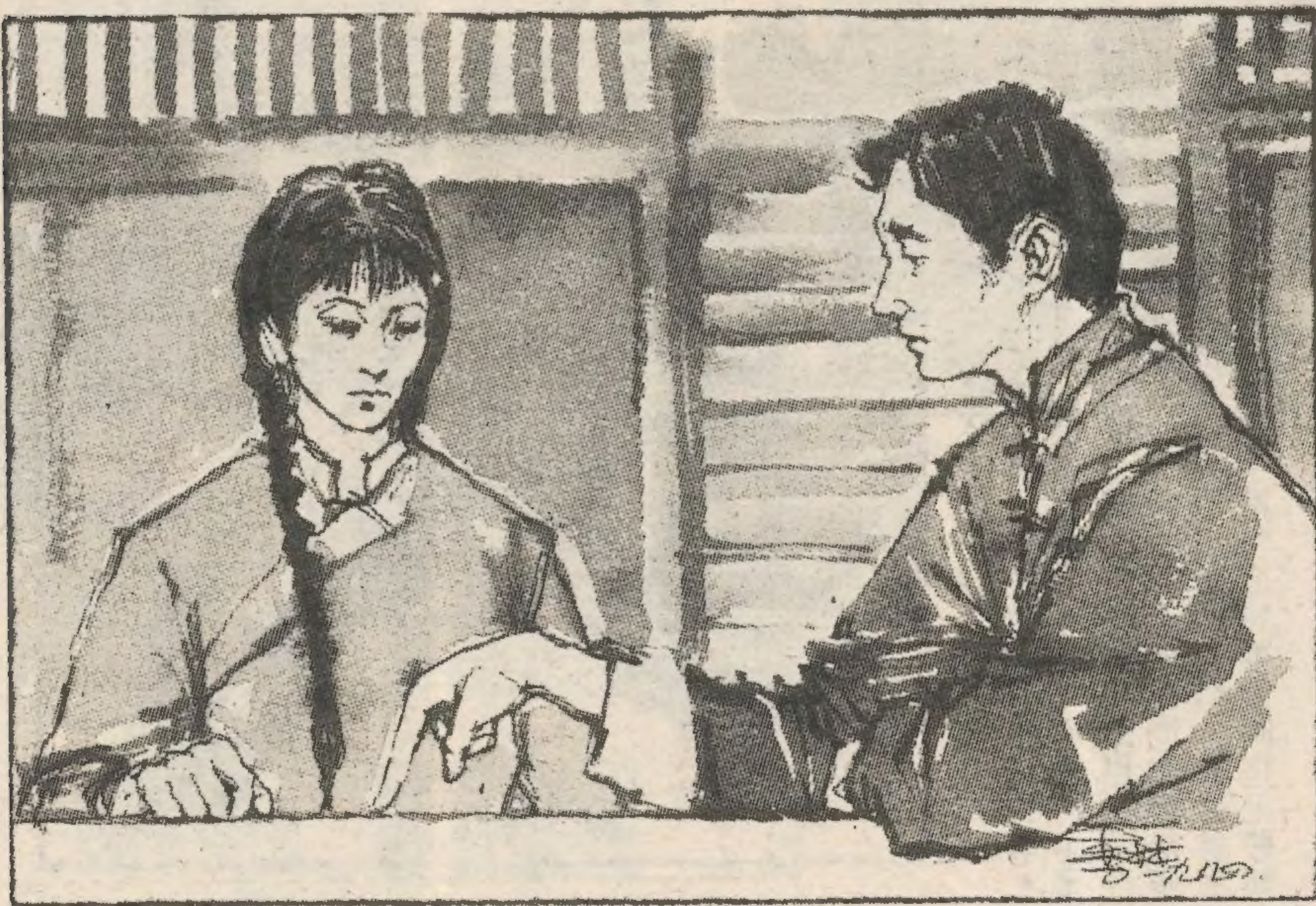
「去年年尾，我去貴號買過一對象牙手鐲，妳不記得了吧！」

「妳記憶真好！」婦人的口氣有半諷諷的味道。

「妳瞧！」羅翠英的目光四下一瞟。「全是大男人，在這兒碰見妳可真好，有個伴兒——掌櫃的沒陪妳一起來嗎？」

「掌櫃的死了十五年啦！」中年婦人站了起來。「我帶了不少太原府『瑞和錢莊』的莊票，有值錢的珍寶可以賣給我……姑娘！我不喜歡閑磨牙。」

中年婦人一搖三晃地出了店堂，穿過拱門，進了後院。



姓岳的伸出右手在桌上劃出「八角樓」三個字。

羅翠英臉上浮現了微笑，她的同伴被殺，她還笑得出來，也真怪，隨著，她要了一盤包子，一碗小米粥，慢條斯理地吃了起來。

這時，過來了一個三十冒頭的男客，長相不怎麼引人注意，一雙鷹眼却格外有神，他彎著腰，輕聲問道：「請問：剛才那位真是保定府『奇珍行』的內掌櫃嗎？」

「如假包換。」羅翠英頭也沒抬。

「姑娘是一個人嗎？」

羅翠英抬起頭來，開始打量這個男客了。

也許是見她態度溫和，那個男客坐了下來，輕言細語地說：「請姑娘原諒我的冒失，敝姓岳，單名一個風字，也是一個人。如果你我聯手，成功的希望就大多了。」

「聯手幹什麼？」

「姑娘！你我心照不宣，又何必明說呢？」

「我真的不明白您的意思，還是明說吧！」

姓岳的沒說話，伸出右手的食指，在桌面上一筆一劃地劃出了「八角樓」三個字。

「哼！」似輕笑，也似冷哼。羅翠英冷冷地問：「你什麼本事？」

「姑娘！岳某人在北六省也是小有名氣。」

「別在我面前吹，剛才你也聽見了，那位內掌櫃守了十五年的寡，今晚你進了她的房，上了她的床，明兒一大早咱們再談聯手的事。」羅翠英站了起來，把剩下的一個包子拿在手裡，扭頭走了。

岳風楞楞地看著她的背影，伸出舌頭來舔著嘴唇，也許他此刻想的是如何進羅翠英的房，如何上她的床。

(四)

等到吃晌午的時候，羅翠英的態度大變，她一眼看見岳風落單獨自坐在一處座頭上，立刻就走過去搭座，而且還笑著說：「岳大哥早上跟你開了一個玩笑，你不會見怪吧？」

岳風倒像是一個魯男子不懂得應付姑娘們，一時倒楞住了。

「我姓羅，名叫翠英，我的朋友都叫我小英！」她變得很快，就像從店門口投射進來的三月春陽。

「小英姑娘，妳喜歡吃點什麼？」岳風總算張開了嘴。

「不用了，你叫了這麼多菜，一個人吃得完嗎？」羅翠英從筷子筒裡抽出來一雙筷子，「我們合用，帳對開」

，行嗎？」

「隨妳吩咐。」岳風這會兒已變得不善言辭了。

「岳大哥，你聽說過『正泰』這個字號嗎？」

「正泰？」岳風想了一想。「那是保定府十多年前最大一間鏢局的字號嗎？」

「沒錯。」羅翠英將頭往前一伸，輕聲問道：「你看座間有『正泰』的人嗎？」

「如果有，那最少也是四十歲邊的人。而且，他們的穿著、打扮、帶傢伙的方式、走路的架勢都有一定的規矩，稍稍留意一下就不難發現了……」岳風的目光向左右一瞟，然後低聲說：「瞧我左手邊那一桌，那兩個人像不像？」

羅翠英只是需要一個幫手，她發現這個岳風比那個被割了脖子的秦中客比較會用頭腦，倒是一個適當的人選。

「岳大哥！你為何而來？」她將話題又岔開了。

「八角樓。」

「樓在何處？」

每個人都想知道答案，然而在場的每一個人都不知道答案。因此，岳風只有雙手一攤，聳聳肩頭。

「你早上的建議很好，」羅翠英辭色正經地說：「兩個落單的人湊在一起就成了一隻，可以一明一暗，可以首尾呼應，不過，最好還是先談好條件。」

羅翠英並不是狐狸子那一類型的女人，她嫵媚，却不妖嬈，也不故意去誘惑異性。正所謂色不迷人自迷，男人見到她不受迷惑的恐怕還很少。

岳風正是如此，他在這一瞬間幾乎忘記他是為什麼來到牛角鎮了，他情不自禁地說：「但憑吩咐。」

「是真心話嗎？」

「小英！」岳風叫著她的名字，「妳的風采迷人，男人有幾個不願效犬馬之勞呢？」

「爽快！」羅翠英笑了；她的微笑也許就是最犀利的武器。「我不會虧待你——岳大哥！今後的行動以我為主，以你為副——在明天日出之前，我要你把『正泰』字號的人找出來，是肯定的，不是猜測。」

「我盡力。」

「盡力還不夠，而是一定要找出來。有許多人都在找『八角樓』，他們的方法都錯了，只有我的方法才是正確的。如果你在明天日出之前還找不出誰是『正泰』的人，你就不要見我，最好立刻離開牛角鎮。」



她的語氣是命令式的，岳風却很樂意接受；他用力地點點頭，似乎充滿了信心。

(五)

夜晚又來臨了。

羅翠英的房門虛掩著，她還是像昨夜一樣坐在燈前，似乎也在等待什麼；她昨夜所等待的人已經不再活在這個世界上。

長街上的更鼓聲清晰地傳來——三更三點！

有人來到了她的房門口，是何東齊。他的身上有污泥，臉上也沾有泥垢，氣喘吁吁的。

「羅姑娘，辦妥了！」何東齊跨過門檻，靠在門框上。

「我們把他埋了，埋得很深，野狗都刨不出來。」

「辛苦了！」她的神情冷淡。死者是她的朋友，她是如此寡情的人嗎？」

「我不明白，為什麼不讓我去縣裡報案？」

「那樣會給你帶來麻煩。」

「難道就這樣讓兇手逍遙法外嗎？」

「掌櫃的！你犯不著為這種事情去操心，世上有太多死得不明不白的人。掌櫃的！你可知道為什麼有那麼多

的人在打聽『八角樓』嗎？」

何東齊搖搖頭，這半個月來，他有太多不明白的事。

「在許多許多年之前，是有許多人為『八角樓』而死，可是仍然有許多人在死路上闖，掌櫃的！你用不著好心地為他們憐惜。如果有一天我也死了，你像對待秦少爺一樣把我埋了，別讓野狗刨出我的屍體，我就感激不盡了。」她說來輕淡，似乎把生命看得如同毫毛般輕飄。

「姑娘妳也是為『八角樓』而來嗎？」

「可以這麼說。」

「可是，妳並沒有向我打聽啊？」

「愚不可及的人才向你打聽，因為你在此之前連『八角樓』這三個字都沒有聽說過。」

「姑娘！我是個生意人，不想惹是生非，可是，麻煩還是會找上我……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告訴你，有人向我打聽妳。」

「誰？」

「東廂四號房的一位姓甘的客人。」

「甘子流！」她的記性真好，這個名字她昨天在號簿

岳風帶傷衝進了房間，她飛快地關上房門。

上見過。

何東齊點點頭，又很緊張地看看門外。

羅翠英立刻取出一封大洋，雙手奉上，她似乎很闊綽。

「不！」何東齊推拒。「我不是為了求賞，我答應過要好好照顧妳的……」

「拿著！」羅翠英將那封大洋塞在何東齊的雙手間。

「够辛苦了，早點歇著吧！」

何東齊被羅翠英推著離去，他不在乎那封沉甸甸的大洋，也許他寧願和羅翠英多說幾句話，或者多看她幾眼。

羅翠英伸著懶腰打一個哈欠，這時，長街上敲起了四更。

天都快亮了，岳風那邊辦妥了她所交代的差使嗎？她正要關上房門，突然，房門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所撞開。她矯捷地閃開，避開了那股巨大的衝力。

是一個人撞了進來，直衝到床邊才停住，是岳風。

他的右手撫著左邊肩頭，鮮血從他的指縫間迸流出來，滿臉痛苦的神情。

羅翠英先看看門外，空蕩蕩的，她飛快地關上房門，上了門，腳一勾，那張八仙桌就將房門頂住了。桌上的油燈穩穩的，絲毫沒有晃動。

她快速地扶著岳風在床邊坐穩，拉開他摀住傷口的手，扯破了衣衫，血口子露了出來，約莫有三寸寬，傷口很深，是被尖刀所刺傷的。她用羅帳擦擦他的血手，解開革囊，取出一瓶白色的藥粉，倒了小半瓶在岳風的傷口處，然後又倒了一杯冷茶，餵著岳風喝了下去。

「對手是誰？」她輕輕地問。

「東廂四號房……」

甘子流？他在暗中打聽自己？如今又殺傷了岳風，為什麼？羅翠英的心念如同風車般在一瞬間打了千百轉。

驀然，她聽到開關房門的聲音，她這一間是東廂十號房，她幾乎可以確定四號房有人走了出來。

腳步聲清晰地傳來，一步又一步，步步接近，終於在房門口停住了。

岳風的眼睛瞪得很大，臉上佈滿了恐懼的神情。

羅翠英只有一個動作，輕而緩慢的放下了手中的藥瓶。門門在輕輕地滑動，當門門從扣匣中鬆脫的時候，門縫中出現了一截犀利雪亮的尖刀。

江湖傳奇
4-2

樓角人

●文／朱羽●圖／李林

《前情提要》

羅翠英找上岳風合作，要查出正泰字號的人。
正擔心他會不會辦妥差使時，岳風帶傷撞門而入。

人在何處

(一)

羅翠英出奇地鎮定。她看上去只是一個年輕而又溫馴的女子，手中又無寸鐵，面對如此險惡的情況，她能保持鎮定，那倒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

那伸入門縫的一截刀尖又縮了回去，接著是一股輕微的力量試著推門；門後有八仙桌抵擋著，那股輕微的力量是推不開的。這時，羅翠英不禁又將目光移向面帶懼色的岳風。此刻，岳風已不像是一個豪氣干雲的男子漢。他的手抖得厲害，身子竟然在發抖。

驀然，那張笨重的八仙桌像生了腳似的輕巧擠開，在房門隨著一開一合的空隙間，一個手持匕首的黑衣人已鑽了進來。

羅翠英的表情不是吃驚，而是意外，因為這個人並非她想像中住在東廂四號房的甘子流，而是另一個完全陌生的人。

這位黑衣人約莫二十五、六歲年紀，有一雙濃得教人何人一見之後這一生中也不會忘記的眉毛，眉下的那一對大眼反而顯得太不相稱了。薄薄的嘴唇，稍懂相術就知道這種人是絕對冷酷無情的。

「羅姑娘嗎？」來人開了口，低沉有力、乾淨俐落。

「是的。您是……？」

「用不著通名道姓，我只是向妳打聽一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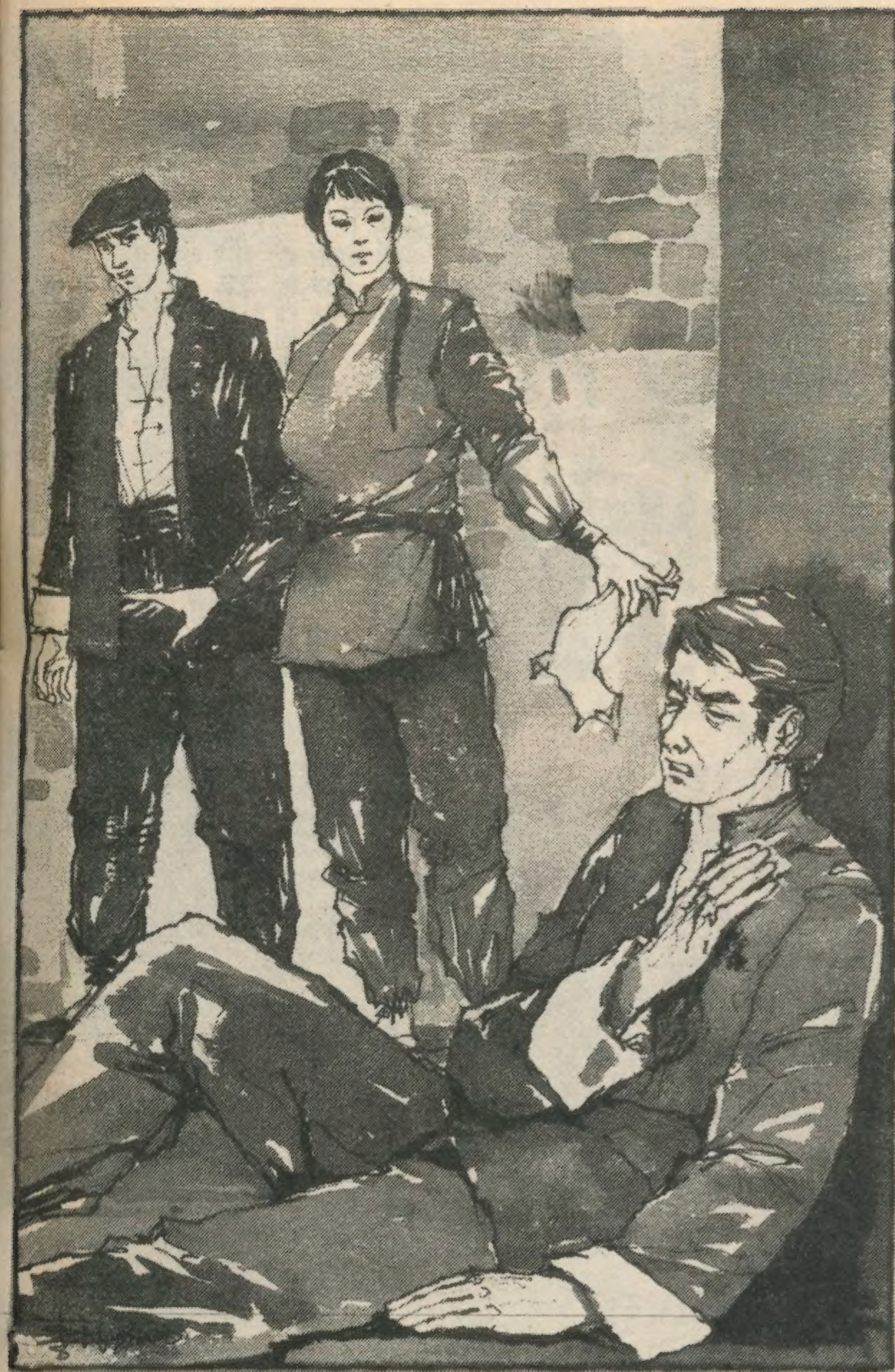
「試試看吧！」羅翠英始終不見慌張之色。

「秦子霖！」

這時，羅翠英那兩道修長的眉毛才倏地挑了起來。同時，她的心念也飛快地轉動起來。她和秦中客此番來到這山麓小鎮，不正是想尋秦子霖的下落嗎？

「羅姑娘，妳不會不認識吧？」這位黑衣人目光炯炯地望著羅翠英，完全忽視了傷處鮮血滲滲的岳風，似乎這個人根本就不存在。

「說不認識也行，說認識也行。」



「讓我先為我的朋友療傷止血，再和你詳談，好嗎？」

「這話怎麼說？」

「我這一次前來牛角鎮就是為了尋訪秦子霖的下落，他已經失蹤三年了。但是，這位秦老爺子我就從來沒有見過。」

「看神色，羅翠英顯然是實話實說。」

「素昧平生，妳為何為他奔波？」黑衣人緩慢有力地說：「妳遠從關外來，莫非是閒得無聊嗎？」

「這位朋友對我的行踪倒是摸得一清二楚的。」羅翠英掏出一塊雪白的絲質手帕向岳風扔了過去。「讓我先為我的朋友療傷止血，再和你詳談，好嗎？」

「黑衣人這才瞥了岳風一眼，當他瞥及岳風的右手已經染滿了鮮血時，不禁眉頭一皺。他扶著岳風在椅子上坐下，輕輕擰開岳風攔住左肩傷處的右手，然後手中匕首猛地反挑，岳風的衣衫左袖直裂到肩胛處，開裂的傷口立刻展現出來。

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裡，羅翠英和這位黑衣人倒是一對好搭檔，他們對於療治創傷都很有經驗。沒多久，岳風的傷處上了藥，包紮妥當。羅翠英取出一粒藥丸給岳風吞服下去，然後扶著他到床上躺下。

「他會有一陣昏睡。」黑衣人放下羅帳，順便擦拭沾染血污的手。

「我們正好談談——」羅翠英就用那幅雪白的絲帕擦手，同時坐了下來。「沒錯，我是遠從關外起來的，不過我和秦子霖非親非故，這只是一宗買賣。」

「黑衣人那雙濃眉挑動了一下，似乎有些疑問。」

「我為秦中客尋找他的父親，他付給我一筆酬勞，情況就這麼簡單。」

「在我來說，也是一宗買賣。我們的目的相同，都是在找尋秦子霖，妳是為人尋父，我則是在搜尋一件贓物。」

「難道秦子霖是一個賊嗎？」

「我沒這麼說，至少，秦子霖和這件贓物有關……我來晚了一步，聽說，秦中客昨晚還在店裡，今天就不見人影了。」

羅翠英暗暗盤算著，是否要把秦中客遇害的事告訴對方。

「既然彼此都是在作買賣，我就不便向妳逼問秦中客的下落；再說，從妳的談話中我也能猜想到秦中客也未必知道他老子的身在何處——」說到這裏，黑衣人將手中的匕首收了起來。「羅姑娘！方才看見妳療傷的手法，我猜想妳必是關外奇人羅剛的掌上明珠，日後如有衝突，我會盡量閃避——今晚冒失，請多原諒！」

黑衣人說完之後，扭頭就走。

「慢！」這個字還在羅翠英的舌尖上翻滾，人已到了黑衣人的面前；由此可見，她絕非弱女子，而是一個頂尖高手。「朋友！能够叫得出家父名號的人並不多，請務必留下尊姓大名。」

「不必了！」黑衣人搖搖頭。

「那——容我請教一個問題：方才你是從東廂四號房走出來的，是嗎？」

黑衣人點點頭。

「你和他有交情嗎？」

「冤家對頭！」話出如風，人去也如風，轉瞬間便消失了踪影。

這時，遠處傳來了雄雞的啼聲。

(二)

羅翠英就靠在椅背上睡著了。

她被一陣嘈雜的人聲吵醒，當她睜開眼睛時，發現何東齊楞楞地站在她面前。睡前，她為了關門與否猶豫了一陣子。一個大男人睡在她房裡，她最後還是決定讓房門虛掩著。

「羅姑娘！」何東齊慌張地說：「又——又出了命案啦！」

「哦？」她猛地彈跳起來。她看看低垂的羅帳，帳子上的血污已經變成了紫醬色、油燈已滅、光線很暗，何東齊顯然沒有發現。

「是東廂四號房的甘子流——」

是那個黑衣人！羅翠英的心頭猛地一緊，他臨走的時候擱下一句話——冤家對頭，他當時去過東廂四號房，沒錯，甘子流是被黑衣人所殺。為什麼呢？

「這一回我沒法子隱瞞了，是被別的客人發現的，立刻就傳了開來，我只得趕緊派人快馬到縣裡去報了案。」

「何東齊嚇了好幾口唾沫，才鼓足勇氣說：「羅姑娘！我——我要冒昧問一聲：是妳——妳殺了姓甘的嗎？」

「掌櫃的，您看我像個殺人犯兒的歹徒嗎？在您昨天晚上告訴我這個人之前，我從來就沒聽說過甘子流這個名字。掌櫃的！這個人不是我殺的。」

「那我就放心了！我是就心妳——」

「掌櫃的，您對我真好！」

「出門在外嘛！妳又是個年輕的姑娘家……我……是很想照顧妳，又感到自己沒有足夠的能力——」

「掌櫃的，我非常非常地感激您——對了！說話可得留神點，可別對別人說又出了命案，這表示在甘子流被殺之前還有過另外一件命案，那是有會出樓子來的。」

「是是是！我會留神的。」

羅翠英取出了整整一對大洋，誠意地說：「掌櫃的！您得讓我表示一點心意——」

「不不不，我說過，我不是貪圖賞錢——」話還沒說完，何東齊就連忙掉頭跑了。

羅翠英去看看沉睡的岳風，氣息均勻，傷勢已無大礙。她對鏡鏡微梳頭髮，就走出了一廂房。

她以看熱鬧的姿態來到東廂四號房的門口，探頭望去，她嚇了一跳，她彷彿又看到秦中客的「死相」，這兩個先後遇害的人倒在床榻上的姿勢幾乎一模一樣，鮮血滿床，他們好像是死在同一個人的手中。

可是，羅翠英明明知道甘子流是死在黑衣人的手裡，秦中客却不是。根據黑衣人的說法，他晚來了一步，他不是一個說謊的人。

也許是因為整個客棧都鬧翻了天，竟然沒有人發現岳風失去了踪影。

(三)

「他不肯說。」
「小英！」岳風的右手反過來握住了她的手。情緒有些激動地說：「不是甘子流傷了我，是那個黑衣人，當我經過東廂四號房的時候，黑衣人正在房內，那時甘子流已經被殺了。」
「他殺傷你，卻又沒有追殺。後來，他又當著我為你療傷，為什麼？」
「我經過東廂四號房的時候曾經停下來聆聽房裡有什麼動靜，也許被他誤會了——」岳風將翠英的手握得很緊。「一定是這樣的，我剛在門口一停，他就殺了出來。甘子流應該睡在床上，不會站在門邊等我經過，這個道理不是很簡單的嗎？」
羅翠英沒有說話，她在暗暗沉思，岳風的判斷是有道理的，黑衣人竟然無緣無故殺人，這種人太可怕，她又想起黑衣人的話——「一宗買賣。他也許是一個冷血殺手。」

她抽回握在岳風手心裡的手，離開了床榻，點燃了燈，這時，窗外的天色已經逐漸暗了下來。
「岳大哥，聽說過秦子霖這個人嗎？」
「秦子霖？」岳風很認真地想著，突然，他的頭揚了起來。「他不是『正泰鏢局』的秦總鏢頭？北派武術的一代宗師？」
「正是他。」
「我聽說他赫赫大名的時候，可能還在流鼻涕哩！」
「躺下去！」羅翠英老是喜歡用命令式的語氣，她又柔情地為岳風在頭下加了一個枕頭，然後再度在床邊坐了下來。「民國之後，正泰鏢局摘下了招牌，不過秦老爺子還是幹著老本行，三年前，他為『老西兒』押運一票紅貨從保定到太原，在龍泉關附近出了樓子。紅貨被劫，押運的人無一生還。正泰的老人全部出動，所有被害的人都找到了屍體，唯一秦老爺子的踪跡全無……」
岳風聽得津津有味，眼皮子眨也不眨。
「當時，流言四起，甚至有人說，是秦老爺子自己監守自盜，劫了那票紅貨，殺了他的手下。」羅翠英站起來走動了一下，才又接著說下去：「正泰的老人絕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們下決心要澄清這件事。『老西兒』那邊當然也不甘白受損失，南七北六，所有的錢莊、銀樓店、珠寶行幾乎都是控制在山西幫的手裡，可是，那票紅貨就從來沒有出現過……岳風？你也是來找『八角樓』的，為什麼？」

「聽人傳說，誰找到了『八角樓』誰就發財。」
「八角樓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
「為什麼趕到牛角鎮來？」
「誰知道？大伙兒彷彿是在趕廟會湊熱鬧似的，妳不是也趕來了嗎？」
「岳大哥，」她又在床前坐下。「聽我說，有一個確確實實的消息，秦子霖真的還活著。你不用找什麼八角樓，只要找到了秦老爺子，你就發財了！」
「他人在何處呢？」
「人在何處？每個人都問這個問題，你得自己想法子去找呀！」
「談何容易啊！」岳風喪氣地說：「如今我是一點兒雄心壯志也沒有了。肩頭受了傷，得安安份份地躺在床上。」
「你的傷口不深，却很長，你知道是為什麼嗎？」
岳風搖搖頭。
「那是因為動手的人在出手之際突然發現你不是他要



「我剛在門口一停，他就殺了出來。」

對付的人，臨時將刀橫帶，流血很多，傷勢却不嚴重。不信你試試看，也許三兩天就沒大礙了！」
岳風試着揮動他的左臂，笑容逐漸在他蒼白的臉上浮現出來。
「我倒希望你傷勢嚴重一點。」
「為什麼？」
「我可以多在妳床上躺一陣子，最難消受美人恩！我是因禍得福！」
「你呀，太輕薄了！」她的手指在岳風的額頭上輕輕地點了一下。「乖乖地躺著吧！我要到前面店堂去吃晚飯了。」

（四）
用晚餐的客人格外多，還加上了兩桌縣城保安隊派來調查命案的，把整個店堂都擠滿了。羅翠英用眼一瞟，只有那位「奇珍行」的內掌櫃一個人佔據了一副座頭，她又是個女流，當然很大方地過去搭個座兒。
「這位姑娘，有什麼要賣的嗎？」對方也一改常態，

先開腔搭訕。
「八角樓。」羅翠英毫不遲疑地就說出了這三個字。那位內掌櫃一雙美目本來就是黑白分明的，還有些兒顯得又亮又圓，對著羅翠英暗視良久，才輕聲問道：「什麼價碼？」
「妳帶了多少『瑞和錢莊』的票子？」羅翠英的口氣愈來愈大了。
「四十萬大洋。」
那年頭，四十萬大洋可以買一千畝地，可以到窮苦的地方買一萬個年輕姑娘，可以買兩萬匹蒙古種的高頭大馬，那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然而這位內掌櫃却打算用這筆錢來買一座八角樓，即使真有這樣一座八角樓，她又如何將樓搬回去呢？
「內掌櫃的！說句話您別生氣，您那四十萬塊大洋也許只夠買那八角樓的一個角。」
「姑娘，我相信妳的說法，我準備花四十萬大洋見識一下『八角樓』，我只要看它一眼就夠了。」
這種說法是令人咋舌的，不過，羅翠英並沒有吃驚，這個世界上有太多太多喜歡說大話的狂人。
「內掌櫃，我真替妳就心！」
「就心什麼？」
「瞧瞧這家客棧所住的人，一個個紅眉毛、綠眼睛，妳也不怕他們劫了妳那些莊票？」
「姑娘！我也替妳就心！」
「我？」
「瞧瞧那些人，一個個色迷心竅的樣子，當心他們夜裡摸到妳房裡去。」
那位內掌櫃的說完之後就起身走了，對於她所說的刻薄話羅翠英倒沒有介意。到目前為止，她幾乎肯定了一件事，奇珍行的內掌櫃在這兒出現，三年前被劫的那一票紅貨也必然將會在這裡出現。
不過，羅翠英並沒有興奮的感覺，她反倒有些興味索然，她此行的目的只是要找到秦子霖。即使找到了，又有什麼意義呢？托她尋父的秦中客已經不在人間了。當那位內掌櫃離座的時候，座間有六個勁裝疾服的漢子也相繼離去。羅翠英知道那是保護奇珍行內掌櫃的武士；那是一股不可輕視的力量。
岳風只吃了一碗粥，於是，羅翠英順便帶了幾個包子回房。岳風不是俊秀少年，更不是成名的英雄，而羅翠英却有幾分喜歡他。原因是：打她成年之後，岳風是第



羅翠英迅速地被那三個大男人架出了客棧。

一個敢表明喜歡她，甘願爲她作任何事情的男人。在關外，她因爲父親的名氣而大有名氣，幾乎所有的男人都不敢正視她。現在在牛角鎮，她成了無名小卒，連客棧掌櫃的何東齊都要盡心盡力地保護她。她端著一盤包子穿過拱門，進入東廂，何東齊突然從暗中閃了出來。

「羅姑娘，是怎麼回事？」何東齊的語氣在緊張中透出關切。

「您是說——？」

「那個姓岳的怎麼在你的房裡？」

「掌櫃的，他受了傷，我不能不照看他嗎？」

「羅姑娘，我沒有惡意，因爲我一天都沒有見到他，有些發急，就四處巡邏，無意間發現他在你房裡——」

「沒關係的，這件事還請您別張揚——」羅翠英怕何東齊再追問下去，就捏造了一個理由：「我跟他表面上不相識，其實他是我的一個好幫手。」

「原來是這麼回事，」何東齊似乎鬆了一口氣。「這我就放心了——要我去請一位傷科大夫嗎？」

「不用了——掌櫃的，那件命案查得怎麼樣了？」

「唉！還有什麼好查的？保安隊本來要查問每一位住店的客人，我可不願意爲大伙兒帶來麻煩，塞幾個小錢，請他們喝幾杯，酒醉飯飽他們就回去了。」

「您真是一個好心人，對了！您地沒見過內掌櫃？」

「我還沒娶哩！」接著，何東齊順口問道：「羅姑娘家裡還有些什麼人呀？」

「還有一個老爹……」

「沒許婆家嗎？」問得挺露骨的。

「像我這種慘丫頭，沒人要。」羅翠英笑着走開；她終於明白了一件事：何東齊對她如此關照，原來還有另一層緣故。

岳風的胃口奇佳，先前吃了一大碗粥，此刻第一個包子三口兩口下了肚，第二個又塞進了口中。

房裡有些悶，羅翠英信步走進了庭園之中。她剛剛一步入花徑，就被三個男人圍上了。

羅翠英冷眼一瞟，就認出來正是岳風所說有點像是「正泰」人手的那三個男人。

「姑娘！」其中一個面對著羅翠英的，開口說話：「咱們只想打聽一件事：八角樓在何處？」

「爲什麼問我？」

「因爲妳剛才向別人提到要賣出『八角樓』。」

「你們的耳朵很長！」這是一句罵人的話；只有豬的耳朵才很長。

「姑娘不要放刁，在羣英客棧中要數甘子流最厲害，他還是被人放了血。請不要自討苦吃。」

羅翠英猛地將頭一揚，冷冷地說：「你們實在也太有眼無珠了，我若是三言兩語就被你們唬倒，我還敢單人獨騎來到牛角鎮嗎？」

在她身後的兩個人齊聲說：「大哥，別跟她開磨牙！把這丫頭片子架到鎮外去，給她點苦頭吃吃！」

站在地面前的人那條地伸手向她頸脖處伸去。同時間，身後的兩人也一左一右地伸手架住了她的胳膊，羅翠英的身子立刻騰了空。

羅翠英的雙臂無法動彈，咽喉處被一隻手掌緊緊扼住，想叫也叫不出聲來，她的雙腳不停地踢動著，那是無濟於事的。

側門早已開著，羅翠英迅速地被那三個大男人架出了羣英客棧。

有一個人站在陰暗處冷冷地看著，他就是何東齊。

未完待續

樓角八人

江湖傳奇 4-3

《前情提要》

●文／朱羽●圖／李林

岳風受傷躺在羅翠英房中，她却在院子裡遇到三個男人向她打聽八角樓，一言不合便被他們架走了。

殺機重重

(一)

牛角鎮外一片荒蕪，在一座破敗的山神廟中，那三個出手辛辣、動作快捷的漢子圍著羅翠英，仍是問著那句老話：「八角樓」在何處？

羅翠英面對這三個凶神惡煞般的男人，竟然態度從容，她的嘴再也沒有張開過；她不屑於回答他們的問題。她只用眼睛看著對方是有備而來，還帶了火把，熊熊的火光映照在那三個男人的臉上，使她可以很清晰地捕捉每一個神情、每一個眼色。

「姑娘！」那個為首的男人態度稍稍緩和了一些。「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大伙兒全都想發財，妳一個人想獨吞是辦不到的。姑娘！咱們哥兒三個還多少講點兒道義，算妳一份。」

也許羅翠英這時已經把這三個男人觀察得很透澈了，她這時才開了口：「你們三個有多大本事？」

「有多大本事？」另一個幫上了腔：「咱們三個就在這兒先把妳糟蹋一番，再把妳給刺了，那是稀鬆平常的事，要不信，我崔老二就先給妳一點顏色瞧瞧！」



說著說著一隻毛手就伸向羅翠英的衣領口，大有教她當場亮「相」的架勢。

叭地一聲，那崔老二的手腕子竟然被羅翠英一手扣住了。

「哦！原來是滄州道上的混混崔家三兄弟。」羅翠英輕鄙地說：「如果願意當奴才，替我跑腿辦事，吃住我肯，每天二塊大洋零花，等事成之後每人一百塊大洋賞金，怎麼樣？」

「妳……」

崔老二這個「妳」字還在舌尖上翻滾，羅翠英猛地朝外一帶，崔老二那一百多斤重的身子就像山神頂一片破瓦似地飛了出去。

砰地一聲，崔老二的身子撞上了歪斜的二郎神石像，又彈了回來。他被撞得七葦八素、眼冒金星，他的一兄一弟也全都傻了。

滄州道上崔家三兄弟是不正不邪，亦正亦邪的人物。都具有深厚的武功基礎，而且見多識廣，閱歷甚深，如今竟然栽在這個毛丫頭的身上，他們怎不傻眼呢？

老大崔金浩已經是四十開外的人了，當然懂得見風轉舵，望雲收帆，連忙拱手行禮賠罪：「這位姑娘，咱們

哥兒三個有眼不識泰山，多多得罪，請海涵……」

「崔老大，用不着來這些客套。」羅翠英這會兒已經不再是一個楚楚堪憐的姑娘家了，語氣、架式，都表現出江湖大家的風範。「在關內，你們兄弟也算是小有名氣的人物。不過，憑你們也想打探『八角樓』，那實在不夠份量，趁早打道回府，過幾天安穩的日子。如果是替別人幹活兒，還請你崔老大給我一個底兒。來日路過滄州府一定登門拜謝。」

「姑娘，請莫見笑，咱們哥兒三個的確是替別人辦事的，只不過礙於道上規矩，咱們不能吐露，請多多見諒。」崔金浩說完之後，向他兩個弟弟打了個手勢。

羅翠英微微蹙了一下眉尖，却沒有任何行動，顯然不想去為難他們。

情勢却有了意外的轉變，黑影一閃，刀光乍現。羅翠英幾乎還沒有看清楚情況是如何發生的，崔家老二、老三已經命喪刀下，老大崔金浩背脊貼在二郎神的石像上，咽喉被利刀逼住。

又是那個黑衣人，在羅翠英的感覺中，他的兩道目光比他手中的刀還要銳利。

他在有所行動的時候，似乎永遠忽視別人的存在。現

羅翠英猛地一帶，崔老二的身子就像破瓦般飛了出去。

在，他就像沒有看見羅翠英一般，冷聲問道：「說！你們在為什麼人辦事？」

他的凌人霸氣，他的逼人目光，永遠教別人無法反抗，無法拒絕。

可是，當崔金浩剛一張口，第一個字的聲音還梗在喉間的時候，利刀就已經穿過了崔金浩的咽喉。

「為什麼？」羅翠英幾乎噁了起來。「為什麼一定要殺他們？」

黑衣人收起了刀，一句話也沒有說。

「你是不是不喜歡殺人？」羅翠英一個大步衝到黑衣人的面前，一副興師問罪的態度：「你把殺人當成你的娛樂，是不是？」

「有些人不得不殺！」黑衣人的聲音很輕。

「每一個殺人者都有他的理由。崔家兄弟那有必死的罪名，充其量他們只是跑腿的角色，你應該把他們背後的『主子』逼問出來。」

「我已經知道了，他一張口我就知道了。」

「難怪你下手好快，你是怕我也知道，對嗎？」

「是我送你回客棧？還是你自己回去？」

「用不着你送，我自己會回去，倒希望你回答我幾個問題？」

「試試看，我不一定能回答。」

「為什麼殺甘子流？」

「這個人不是我殺的。」

「昨夜你來到我房裡之前，你曾經去過東廂四號房。」

「我承認。我是聞到血腥味兒才進去看看的，那時，甘子流已經倒臥在血泊中了。」

「岳風肩頭上那一刀想必也是你的傑作吧？」

「我承認。我有個習慣，不喜歡後動手。當時我發現岳風對我並無敵意，刀在中途變了方向，所以只傷了他的肩頭，並非穿透他的咽喉。」

「你到牛角鎮來到底為什麼？」

「日後便知。」說完之後，黑衣人扭頭就去。

羅翠英連忙攔住了他：「最後一個問題，我感覺你對我很有客氣，為什麼？」

「一方面是因為尊敬令尊羅老爺子，另一方面，我從來不願和姑娘家為敵，這也是我的習慣之一。」

「黑衣人去得很快，羅翠英很生氣地站在那裡，那支火把已經逐漸熄滅。」

(二)

羅翠英仍然走側門進入客棧，何東齊突然從暗中冒了出來。

「哎呀！羅姑娘！」何東齊慌慌張張地說：「剛才我都見到了，我不敢張揚，又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天保佑；你總算回來了，那幾個殺胚沒把妳怎麼樣吧？」

「掌櫃的！」羅翠英溫和的說：「您是個生意人，最好別招惹麻煩，老實告訴妳，我也不是個普普通通的姑娘家。妳的好意我心領，以後，妳盡量離我遠一點免得招惹是非——」

「姑娘我可沒有惡意——」

「我知道。掌櫃的，我可是為您好——」對了，有三位客人可能不再回來了，把他們的東西收拾，廂房可以騰出來再租給後來的客人。」

「姑娘，到今天晚上我才發現您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姑娘家，請您告訴我一聲：未來我店裡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故嗎？」

「別問，也別管，安心作妳的買賣，不管發生什麼天大的事，妳這家羣英客棧還是安安穩穩的。」

羅翠英回到房中，發現岳風已經下了床。正在等著她。一見她進門就連忙說：「妳說妳上院子裡透透氣，一



羅翠英手中的匕首抵上了黑衣人的咽喉

「是誰殺了他們？」
「黑衣人。」

岳風回到床邊坐下，久久沒有出聲。

「岳大哥，你在想什麼？」

「小英！妳待我如此真誠，令我感激，也令我感動。我——我開始就欺騙了妳。現在我要對妳說真話，即使妳生氣、打我、罵我，我都要把真相說出來……小英！在這家羣英客棧中，『正泰』的人手一共有十個，連我在內。」

「你？」羅翠英的一根食指險些戳在岳風的鼻尖上。

「先父岳連魁早年是『正泰鏢局』的副總鏢頭，鏢局解散之後，他老人家一直是秦老爺子的副手，三年之前也在龍泉關附近遇害了。」

羅翠英凝視著岳風，一語不發。

「不瞞妳說，我這次來到牛角鎮，並不是想為先父報仇，也不是為秦老爺子洗刷清白。我們這十個人其中連我有六個人都是三年前龍泉關遇害者的後代，另外四個人也都是『正泰』前輩的後人，我們只有一個共同的願望，找到『八角樓』，維持傳統上的聲望，別無他求。」

「那麼說，你應該認識秦中客了？」

「我們是小時的玩伴，後來分散多年，彼此的改變都很多，我還記得他，他也許不一定認識我了。」

「來到這裡之後，你們彼此連絡過了嗎？」

「沒有。」

「你知道他現在的處境嗎？」

「不知道。」

「他已經死了，就在前天夜裡被殺的。死狀和甘子流一模一樣。」

「也是黑衣人下手的嗎？」

「不。秦中客和甘子流都不是被黑衣人殺的。」

「那，黑衣人是什麼身份呢？」

「不知道。這個人下手冷酷無情，不過，他的內心却充滿了熱誠，也有正義感，不像是個邪惡的人。」

「小英，妳可知道甘子流的底細？」

「我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名字。」

「甘子流是北六省最有名氣的殺手，手上頗有積，日子過得很舒坦，已經好幾年不見踪影了，這一回出山，一定有人出高價請他，沒想到還未亮相，就被人抹了脖子。」

「瓦罐井邊破，將軍陣前亡，這是定數，也是劫數。」

「小英！未來我們會起衝突嗎！」

「不會。」她的手，緩緩撫在他的傷處。「我要找的是秦子霖，我不過問『八角樓』的下落。」

此刻，夜已寂寂，庭園之中隱約傳來幾聲輕嘆。

(三)

夜涼似水。庭園中不見任何動靜。羅翠英希望發現什麼，但她却什麼也沒有發現。

當她再回到房中時，却讓她大感意外，那位「奇珍行」的內掌櫃，却已坐候在房中了，岳風仍然坐在床邊，他像是入定般楞楞地一動也不動。

「妳把他怎麼樣了？」羅翠英厲聲問道。

「沒有怎麼樣，我只是點了他幾處穴道。我沒有學過武功，却會療傷，對他沒有害處。這樣我們可以仔細地聊上一聊。」

「聊什麼？」羅翠英在不速之客的對面坐了下來。

「我想請問：妳為了尋找秦子霖的下落，遠從關外趕來，妳得到多少酬勞？」

「也許分文不取，也許——總之一句話，這與妳無關。」

去就不見人影。可把我急死了。」

「你急什麼？」羅翠英輕鬆的問。

「我想回到自己房裡去。我在這裡，妳什麼都不方便。」岳風倒是個魯男子。

「沒什麼不方便的，妳回床上去躺著吧！妳的傷勢未癒，我不放心。反正這幾天夜裡也別想睡安穩覺，我坐在椅子上閉眼養神就行了。」

羅翠英進屋之後，連喝了兩杯涼茶，岳風站在一旁冷眼相看。終於他又忍不住開了口：「小英！好像發生了什麼事兒了？」

「你可知道殺傷妳的人是誰？」

岳風搖搖頭。

「就是昨夜帶我為妳療傷的黑衣人。他表示，是誤傷。我們的判斷沒錯，當時他正在甘子流的房裡，那時甘子流已經死了。」

岳風沒有任何反應，他低頭沉思著。

「那三個傢伙，妳曾經以為他們是『正泰』的人，妳可知道他們真正的身分？」

「滄州道上的崔家兄弟。」

「沒錯。現在他們變成了牛角鎮上的三條鬼魂。」

。

「我付五萬大洋，妳連夜離開此地。我有人跟著，絕不許原路折回，這個價碼挺不錯的。」

「內掌櫃，妳能摸清楚我的來意，那就應該了解我的脾氣。我從不走回頭路，也從不退堂鼓，至於金錢，在我眼裡，就像踩在我腳下的泥土一樣。」

「羅姑娘，令尊羅剛在關外赫赫有名，關內道上的朋友可不吃他那一套，再說，時代已經變了，如今的江湖已經不是當年的江湖，請姑娘三思。」

「不管怎麼變，一個『理』字永遠也不會變。」

「說到『理』字那可好辦了，妳從關外一脚，到關內來，這一腳未免跨得太大了。我是個買賣人，別的都不懂，別人攪局攪了我的買賣我可不答應。」

「內掌櫃的，我不是個攪局的人，我也不過問『八角樓』的事，我找的是秦子霖。活著，我要找到他的人；死了，我要找到他的屍體；腐化了，我要見到他的骸骨，其他的我一概不問。」

那位內掌櫃猛地站了起來，沉聲說：「我是先禮後兵，招呼已經打到了。」

羅翠英也針鋒相對地說：「來者不怕，怕者不來！」

「好！」她用力地說。

人影閃動，那黑衣人又突然出現了。

「護送這位羅姑娘離開牛角鎮，往北走，到了保定府，再把這五萬大洋的莊票交給她。」內掌櫃將一個沉甸甸的包袱交到黑衣人的手裡，逕自出房去了。

黑衣人目光定定地看著羅翠英。在這一瞬間，她發現黑衣人的兩道目光不像先前那樣銳利有神了。

「真沒想到，像你這樣一個傑出的人物，竟是一個庸俗脂粉的跟班保鏢。」

「羅姑娘，不必拿話激我。」黑衣人的語氣中透現著幾許沮喪。「各人有各人的處境，妳不諒解我也無所謂，請收拾行李上路吧！車已經套好了。」

「如果我不聽從呢？」

「那我只好——」黑衣人話到一半沒有再說下去。

「你要用強是不是？我知道你有那種本事，那你就索性把我殺了吧！免得你費神，也省了那五萬塊大洋。」

「羅姑娘！不要讓我為難。」

「你剛才就說過了，各人有各人的處境，我諒解你。那麼，也請你諒解我的處境，我受托而來，不能半途而廢。何況托我的人已被殺，我更不能一走了之。不幸我死在這裡，最少也不會落個不義的罵名。」

黑衣人深深地呼了一口氣，然後走近了幾步，輕輕地說：「羅姑娘，方才內掌櫃已經交代過了，到了保定府之後，我就可以交出這五萬大洋，讓妳自由。此去保定，如果全力趕路，不過兩天光景，一去一來，妳還來得及趕上一場好戲，與我方便，又對妳無妨，何樂而不為呢？」

「你對我太好了！」這不是謝語，略有諷刺的成份。

「我有難言之隱，日後姑娘會明白的。」

「他怎麼辦？」羅翠英指指岳風。

「他？讓他留在這裡吧！他和那許多多打聽『八角樓』的人一樣，對大局沒有妨害的。」

「以我們這種相處對待的方式，彼此間應該祇是朋友了。」

「交朋友應該留個名姓。」

「將來再說吧！」

羅翠英沒有再說什麼，收拾了簡單的行李，立刻跟著那黑衣人離開了廂房。仍是走側門，一輛雙轡套車已經在側門邊等著了。

人的安排，明去暗回？還是另有算計呢？

(四)

北道路面寬闊平坦，車行甚速。羅翠英和黑衣人並排坐在簾幕低垂的車中彼此都沒有交談。她隨時都有機會出手制住黑衣人，但她並沒有那樣作，黑衣人對她也沒有絲毫防範。

車行約莫三、四十里地之後，停了下來。羅翠英沒有掀簾察看，似乎是車轆發生了一點小小的故障，車把式正在埋頭修理。

黑衣人一直在閉目養神，他似乎無心去過問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

過了一陣短暫的時刻，車又上路。

羅翠英輕輕地以拐肘碰觸她身邊的人，輕聲說：「你真好性！也不怕我半路跳車逃跑嗎？」

「妳有必要這樣作嗎？」

「睜開眼來，有一些古怪的情況要告訴你。」

「哦？」

「後車那塊小布簾在車行駛時應該隨風飄起的，我發現那塊小布簾用針縫死了，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是不是我們朝後看，我猜想，後面一定有好幾匹馬兒跟著我們的大車。」

「女人都是容易犯疑心病的嗎？」

「借你的匕首用一用。」

黑衣人仍然沒有睜開眼睛，隨手就取出了匕首交給了她。

「你真膽大，也不怕我用你的刀割了你的頸子。」

「妳不會那麼傻！」這句話彷彿一語雙關。

羅翠英此刻已無暇去體會這句話，她用匕首挑破了車後那塊布簾，往後一看，她不禁倒吸了一口長氣，沒錯，大車後面跟了三騎，距離很近，只不過幾個車身的位置。

「你看！」

「不要那麼大驚小怪的。」黑衣人仍然閉著眼。

「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你們不想在客棧中動手，故意把我引誘到荒野外來……」羅翠英手中的匕首抵上了黑衣人的咽喉。

「妳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妳好意思用我的刀來對付我？」

「妳少跟我來這一套？你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我告訴你，事先我並不知道？當後面那三匹馬跟上來的時候我就發覺了，就是這麼回事，信不信在妳。」

「你看都沒看，就知道是三匹馬。」

「有許多情況是不需要眼睛去看，用耳朵去聽的，只要用頭腦去判斷就行了。」黑衣人終於睜開眼睛，同時用一根指頭去輕輕推開抵在咽喉的匕首。

「羅姑娘！如果妳真的把我當成朋友，就請妳把刀移開好嗎？」

羅翠英將刀尖移開了黑衣人的咽喉，但她仍然採取了戒備的姿態。

這時，後面那三匹快馬已經從大車的右側抄了過去，馬兒的鼻息聲和蹄聲已經可以清晰入耳了。

「羅姑娘，也許我們遇上了一個最難纏的敵人了。」

「誰？」

「甘子流。」

羅翠英猛地一怔，甘子流？甘子流不是在羣英客棧中被殺了嗎？

這時，驀地響起一陣牲口的嘶鳴聲，大車也突然停了下來。

——未完待續——

江湖傳奇4-4

《前情提要》

當黑衣人告訴羅翠英，他們也許遇上了最難纏的敵人是甘子流之後，她猛地一怔：甘子流不是被殺了嗎？

八角樓

●文／朱羽●圖／李林

百密一疏

(一)

羅翠英一向自認爲機智卓越，反應敏捷，但在這一瞬間她的頭腦突然一片空白。享譽黑道的頂尖殺手甘子流明明在客棧中被抹了脖子，縣城保安團隊還派人來驗了屍，這會兒怎麼又突然出現了？

她想問個明白，却開不了口。身邊的黑衣人已經端正了坐姿，目光前視，那一雙鷹眼又恢復了銳利的逼人光芒，使得羅翠英想提出的問題梗在喉間。她深深明白，此時此刻是千萬不可使黑衣人分神的。

大車靜靜地停在道路中間，正如黑衣人所說，有許多情況是不需要眼睛去看，用耳朵去聽的。毫無疑問，那三匹快馬正橫在路中央，擋住了大車的去路。

一瞬間沉寂之後，車外傳來一個鬱悶的聲音：「石千鈞！我是甘子流，我很不願意和同道的晚輩過招，請把羅翠英交出來，然後各走各的路。」

羅翠英驀地一震，就像是一塊千斤巨石突然落在她的頭上。甘子流死而復活已使她驚異萬分，如今「石千鈞」三個字更是使她失魂落魄。原來坐在她身邊的黑衣人竟是近幾年來在關內令人魂喪膽的冷血殺手，別人對他的評語是「照面斷魂」，而她和石千鈞已經數度照面，竟然還能好端端地活着。

黑衣人突然握住了羅翠英的手，這時她才感覺到他的手溫暖而細緻，不像是一個冷血殺手的手。

「羅姑娘，我們是朋友嗎？」他的聲音輕得不能再輕，氣如游絲。

羅翠英點點頭，她不是屈從，而是接受，從那隻溫暖的手上正傳導過來濃郁的友誼。

「是朋友就應該相信我，坐在這兒不要亂動。」他的手用力捏捏羅翠英的手，然後掀開了大車。



羅翠英是個肯聽話的乖女孩嗎？她父親曾經希望她作一個平凡的女人，嫁一個農夫，生一大堆孩子，過一輩子與世無爭的安靜的日子，而她偏偏要學武功；羅翠英一次堅決不許她入關過問別人的閒事，而她還是來了。她好奇、好動，絕不是一個很聽話的乖女孩，而她此刻却端正地坐在車廂中，一動也不動。

經過黑衣人掀動過的車簾並沒有完全恢復原位，留下了一道縫隙，此刻，羅翠英好奇的目光仍然在移動著。那三匹快馬的騎者已經都下了馬，黑衣人下車之後，緩緩向前走去，在距離那三個人約莫六、七步的地方停下了下來，和聲問道：「那一位是甘子流？」

三個人一字排開，當一個向前走了一步，表明了身份。他的身軀並不十分魁偉，氣勢平凡，一個享譽的殺手就靠這些平凡的外表來掩護詭異的身份。

「你剛才叫出了我的名字。」黑衣人的聲音很輕。

「是的，希望我沒有弄錯。」

「你稱我晚輩，那無所謂，因為我年紀比你輕，出道比你晚，但是如果你叫我的名字却犯了大忌。一個殺手想活下去，隱密是最大的因素。這以後，我想再過常人的生活都不可能了。」

「老弟！別擔心！我身邊的兩個人是天生的雙啞，他們不可能吐露秘密。」

「我這邊也有兩個人。」

「他們不會活著。」

這時，坐在車廂中的羅翠英才發現趕車的車把式已經歪斜在車座上，早就遭到毒手了。

「錯了，甘子流！」

「羅姑娘昨天在牛角鎮才請教過一位相士，她將要登壽考，要活到八十八歲。」

「老弟！你——？」

黑衣人的出手可真快，羅翠英只發現黑影閃了一下，在甘子流身邊的那兩個人已經倒了下去。她不禁暗暗抽了一口冷氣，幸好在一路上她沒有打歪主意向黑衣人使詐，要不然——

甘子流的反應也是一流的，他不是出手還擊，而是脫逃，他一個旋身上馬了，牲口也是經過訓練的，眨眼之間已經奔出十丈開外了。

黑衣人狂地躍起，他不是縱身去追甘子流，而是抓住了另外兩匹馬的韁索。長江後浪推前浪，甘子流能够急流勇退，也算他高明。

（二）

仍是那麼破敗的山神廟，羅翠英一夜間連來了兩次，先後的心情却大不相同。

崔家三兄弟的屍體還東歪西斜地橫在那兒，黑衣人竟然選中這個地方小歇，不禁使得羅翠英暗暗連感眉尖。爲了表現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姑娘家，她只有裝出視若無睹的樣子。

「我——」她猶疑著。「——我應該如何稱呼你呢？」

「你和岳風談論我的時候是如何稱呼我的？」

「黑衣人。」

「嗯！我挺喜歡。」

「我——我能叫你一聲石大哥嗎？」

「挺親切的。」他顯得很隨和。

「甘子流明明已經在羣英客棧中被抹了脖子——」

「小英！在關外許多熟識的人都這樣叫你，對嗎？」

羅翠英點點頭。

「那我也這樣叫你好了——小英！爲了節省時間，爲了避免在這血腥味兒濃厚的地方待太久，使你的鼻子不好受，我簡略地把整個情況說明一下，羣英客棧中死了兩個人是沒錯的，但他們不是真正的秦中客和甘子流，他們只是替身，真正的秦中客和甘子流一直隱藏在暗中，殺死這兩個替身的人是甘子流——」

「不！秦中客不是替身。」

「你認識他本人嗎？」

「當然認識，我和他一起從關外來的。」

「我是說，你從小就認識他嗎？在他去關外之前你曾經見過他嗎？」當羅翠英語塞時，他又接著說了下去：「一開始就是一個騙局，到關外去找你，求你助他尋訪老父下落的秦中客就是個假的身份。」

「爲什麼？爲什麼偏要找我，不去找別人？」

「秦老爺子和令尊是數十年的老朋友，當年『正泰』去關東，運送貂皮、人參，均靠令尊的聲望才能路途平安。這幾年來，江湖道上盛傳秦老爺子監守自盜，捲走了紅貨，匿居關外，一直在令尊的保護之下過日子。現在請回想一下，你要入關清查這檔子事，令尊雖不願意，卻沒有堅決反對，是爲什麼？因爲令尊察覺這一招是別人的探試，避免誤會加深，他只有眼睜睜看著你冒險成行。」

「奇怪？這些情況你怎麼知道得如此清楚？」

「這個問題我先不回答你……」略微停頓，黑衣人又接著說：「打從龍泉關出來，那票紅貨被劫之後，秦中客一直就被老西幫挾持了，他們以此爲要挾，逼使下落不明，有監守自盜之嫌的秦子霖出面。」

「你是爲何而來？」

「噢？你不是說過，我是『奇珍行』內掌櫃費夫人的跟班保鏢嗎？」

「那不是真正的身份。」

「來日自會明白。」

「討厭！你就會賣關子。」羅翠英不知不覺間又露出了女孩兒的嬌嗔：「牛角鎮上三家客棧中聚集了那麼多的人又是爲何而來呢？」

「這其中有三票人馬，一是老西幫派來追尋紅貨的，一是『正泰』派來追查真相的，還有就是『奇珍行』前來收贖的——如果還有另外一起，那就是聞風前來瞧瞧熱鬧的了。」

「收贖？那表示——」

「聽說，那票紅貨的持有人在牛角鎮和『奇珍行』完成交易。」

「那一定是事實，『奇珍行』的內掌櫃帶來了大把大把的莊票，絕不是假的——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你說呢？」

「我們當然不能出面，要不然，你對費夫人就不好交代了。」

「錯了。」黑衣人用力搖搖頭。

「怎麼呢？」

黑衣人從貼身處取出那個沉甸甸的封袋，拆開，將裡面一疊厚厚的紙抽出來，輕聲說：「讓我們先來瞧瞧這五萬大洋的莊票吧！」

就著月光，羅翠英看得很清楚，那裡是什麼莊票？是一疊白紙，紙上一個字也沒有。

小英，別笑我，我是在羣英客棧時和那位內堂櫃勾搭上的。她對我起了疑，所以教甘子流在路上把咱們倆一起做掉。」

「石——大哥。」羅翠英主動地抓了黑衣人的手：「無論如何你非得回答我這個問題不可，你到底是不是爲什麼而來的？」

「不能說。」

「爲什麼？信不過嗎？」

「我答應過某一個人，不能吐露這個秘密，因爲我的名字和他連在一起會影響他的聲譽。」

他們的手還是緊緊地握在一起，但是，羅翠英却感覺到他們之間還有一段距離。他和他不是同一類型的人物，不過羅翠英堅持不肯相信他是一個冷血殺手。

(三)

二更天！

羣英客棧的店堂裡冷冷清清，板凳已經四脚朝天地上桌了，在西廂費夫人的房中却是燭火明亮、人影幢幢。

甘子流畢恭畢敬地站著，那位內堂櫃的臉色很不好看，財勢增添了他的氣勢，即使是甘子流這種桀驁不馴的道上人物，也得屈居下風。

「石千鈞！近年來成名黑道的高手？哼！」她的鼻孔中噴出一股冷氣。「這話竟然從你的口中說出來，那我的一萬塊大洋豈不是白化了？」

「費夫人？」甘子流的聲音好輕，在座還有好幾個男人，他的臉上很沒有光彩。「早在保定府我就把話說明白了。近年來道上新人輩出，一個比一個勇猛，所以我才寧願待在家裡啃老米子兒。我的能耐不濟，沒有辦妥您交代的事，那一萬塊大洋應該璧還。」

甘子流從身上取出一個印著「奇珍行」店名的封套放在八仙桌上。

在八仙桌上。

「不行。」費夫人的態度非常強橫。「我認爲也許是另外有人化了更高的價錢買通了您，如今的江湖道是不講什麼道義的。再說，您這一去，我臨時上那兒去找人？」

「夫人！如果您堅持還用我，恕我說句直話：這一萬塊大洋不夠。」

「哼！」費夫人冷笑了一聲。「果然，你是故意擺姿態，抬高價錢，這算那一門子？」

「我是自取其辱，不該和一個外行人談生意，您只熟悉珠寶的行市，不懂得『人頭』的行情；我更不該和一個娘兒們談生意。夫人！對方是石千鈞，是一年中在北京省連幹二十七件殺案的殺胚，再說，羅剛的女兒羅翠英的身價也不止一萬塊大洋呀！」

「好！你要求加多少？」

甘子流伸手一搖。

「五萬？」費夫人吃了一驚，竟然點頭答應了。「好，我認了，只因爲同行中傳出話來，誰也別想和『八角樓』沾上邊，我偏要……甘子流！價錢漲高了，你的能耐並沒有加添，事兒辦不妥又怎樣？」

「死而後已。」甘子流一字一字用力地說。

「不錯，」費夫人嘉許地點點頭。「最少你還有一份勇氣，幾分骨氣在——過去那邊坐著吧！」

這位內堂櫃雖膽敢來接，她的確有過人之處。她面對黑道人物討價還價，處理情況，在在都表現出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

甘子流剛一落座，她就打出了手勢，垂手候示的漢子立刻就打開了房門，有人走了進來。是羣英客棧的掌櫃何東齊。

「何掌櫃！你約好的人來了嗎？」

「到了，」何東齊還加重語氣補充了一句：「已經到了三天啦！」

「那就請他出來見面吧！」

「夫人這邊都準備好了麼？」

「另外兩家客棧中的客人一個也別想走出客棧一步，這邊所有的住客也都在昏昏大睡，不到明天晌午不會醒來，他搖搖頭，冷冷地說：『還有兩個人下落不明：殺手石千鈞和羅翠英。』」

甘子流站了起來，他說：「那兩個人由我甘子流對付，也許我贏不了他們，而我最少可以抵擋一陣，那一陣子也足夠你們雙方完成交易了！」

「甘爺！」何東齊的腦袋瓜子緩緩地搖晃著。「我早就聽說過你的大名，但是，你要對付這兩個人只怕辦不到。別說抵擋一陣子，就是一眨眼的時間也不成。」

甘子流還想說什麼，費夫人一打手勢切住了他的話。

「那——」費夫人上前幾步。「何掌櫃，您的意思打算怎麼辦？」

「兩種方式：一是將原先議妥的價錢，四十萬大洋留下，對方在短期內將紅貨送上；如不同意，那就只有看未來情勢的發展，擇日再接貨了。」

「不行。」費夫人一聲厲叱。

「那——」

「沒什麼那呀這的，我不能白跑一趟，教他們出面，咱們童叟無欺地完成交易，要不然唯你是問。」

「夫人！別跟我爲難，我只是一個老老實實的生意人，爲這件事牽線，只不過想掙一點油……」

「不要說廢話！他們人在幾號房？」

「好吧！」何東齊的氣勢軟了下來。「只要夫人您有

把握不會出樓子，那就按照原訂計劃進行交易吧！我想先看看您帶來的莊票。」

費夫人打了一個手勢，她的手下立刻取出了一個皮箱，揭開箱蓋，裡面有一大疊厚厚的莊票。

「每張面額五百大洋，一共八百張，全是太原府『瑞和錢莊』的莊票，聽說你以前在山西幫的錢莊幹過，是真的假你一看便知。」

何東齊可沒有馬虎，他雖然沒有一張一張地仔細驗看，却也費了相當時間，最後他點了點頭說：「沒錯，一張也假不了，這表示夫人的確具有相當的誠意。」

「那就開始交易吧！」

「還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說！」

「夫人回去之後不妨向西幫傳句口信：教他們放出秦中客，他是無辜的；他的父親秦子霖也不是監守自盜，秦子霖已經過世了。」

「何掌櫃！你怎麼知道的？」

「秦老爺子就死在這家客棧，而且就死在這間廂房。」

在場的人竟然有了股汗毛凜凜的感覺。

「夫人！請把那口皮箱交給我，這件交易就完成了。」

「什麼意思？」

「你所要的『八角樓』就在這間廂房中。」

「在那兒？」

「帳子後面。」

嘩的一聲，立刻有人扯落帳幔，帳幔後的牆壁上有一塊不同顏色的活板，板上有格暗扣，有人拉開活板，一時璀璨寶光照得人眼睛幾乎都睜不開來。

八角樓！

原來「八角樓」是一座純金打造，高不過一尺的飾品，上面鑲滿了珍珠、寶石，難怪有這麼多人爭奪。論價值，它絕對不止這區區的四十萬大洋，難怪「奇珍行」的內掌櫃要親自出馬了。

就在眾人為這令人奪目的八角樓所吸引時，何東齊提起了皮箱，準備開溜。



「慢！」甘子流却阻擋了他。「夫人！交易算完成了嗎？」

「還沒有。」費夫人將目光離開了那件珍品，「何掌櫃！我和老西幫有一個小小的默契，我可以花錢買下八角樓，然後再由他們議價收回，但是，我要交出秦子霖。」

四道冰冷的目光盯在何東齊身上。

「他已經死了！」

「把他的屍首交給我。」

「屍首已經腐化了。」

「那我就他的骸骨。」

「夫人！你不是一個老實的買賣人。」

「老實的買賣人不會收買贓物。」

「那麼，我也是一個老實的買賣人。」

「哦？」

「一個老實的買賣人不可能參與這件事，當年，秦子霖受傷逃到我的客棧裡，我收留了他，平心靜氣地說，我沒有見財起意，我還全心全意地為他療傷，最後他還是死了。我知道這座『八角樓』將為我帶來麻煩，與其平白無故地招惹麻煩，倒不如趁此機會撈他一票。」

「甘子流！殺他！」費夫人憤怒地吼著。「殺他！」

甘子流站在那裡並沒有動。

「夫人！何東齊冷笑著說：『時候差不多了吧？你們都喝過這壺茶，這是我親手沏的茶，當年秦子霖傷痛難熬的時候給了我一包藥，教我泡在茶裡給他喝下去，他就會毫無痛苦地慢慢死亡，我不忍心，將那包毒藥留了下來，夫人！您不是也喝了茶嗎？』」

甘子流最先倒下，他趕路太急，一進門就連喝了好幾杯茶，中毒最深。

接著，費夫人那幾個手下也倒下了。

費夫人身子開始搖晃，何東齊連忙走過去扶住她。

「夫人！我記得您曾經對羅翠英說過，您願意花四十萬大洋看『八角樓』一看，您不是看到了嗎？」

費夫人身子一歪，倒在何東齊的懷中。

何東齊先將她的身子放在床上，然後又蓋上了活板，遮上了「八角樓」奪目的光芒。當他提起那只裝滿莊票的皮箱準備離去時，有四道冰冷的目光釘在他的身上。

是石千鈞和羅翠英。

老天！何東齊一巴掌拍在前額上，剛才他還提醒費夫人別忘了這兩個人，自己為什麼把這兩個人忘了呢？

(四)

兩匹快馬奔馳在滄州道上，他們一路向北。馬上人是一男一女，毫無疑問，他們就是石千鈞和羅翠英。

經過一處野店，他們才下馬稍作歇息。

店主人送來兩碗涼茶，羅翠英笑著說：「以後我在外面再也不敢亂喝茶了。」

「小英！到了前面我們就要分手了。」

「可是，你還有個問題沒有回答我，你說『日後便知』，到了現在我還是一片茫然。」

「有一次我在關外身受重傷，令尊不問我的身分和作為而救了我，我欠他一份恩情。這次你入關，他暗中吩咐我相助，大丈夫有仇必報，有恩也必報，就這麼簡單。」

毫不刺激，羅翠英吁了一口長氣。

「走吧！」

「我不走了。」

「等什麼？」

「等岳風呀！他是『正泰』的代表，在牛角鎮處理了『八角樓』的事件之後，他會趕上來的。」

「希望妳嫁給他。」

「我會的。」

「他是一個平凡的人，嫁給他，妳就可以作一個幸福安逸的平凡人，這正是令尊所企望的。」

黑衣人出了野店，跨馬而去，黑影子愈來愈小，終於消失。

羅翠英心裏在想：如果我嫁給石千鈞，我將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

——全文完——